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八

碑銘

曹成王碑

補註太宗十四子曹王明最季皐其明之元孫新舊史皆有傳母太妃鄭氏公嘗曰九爲文詞宜略識字此哀兵以下皆奇字也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謚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

新史曹王明太宗之子母本巢王元吉妃王觀二十一年始王王曹累爲都督刺史高宗詔後巢王永隆中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遁殺之三子俊傑備俊嗣王傑爲黎國公垂拱時並及誅神龍中以傑子胤爲嗣曹王武后時諸王子孫皆遷嶺外後備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薨開元

（二十一年復封虢子戢嗣戢子阜）成王嗣封在玄宗廿（天寶十一載也）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時安史爲乱兩京陷没）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鄭氏）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言從間道入蜀也漢高紀顏師古日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走音奏謂趨向也）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大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悲哀弔客不忍聞喪除痛自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直用墉）知人情急世之要耿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將（一作）持身内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

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刺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主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掊拔也蒲侯切擴開也光鑊切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外秩少府監與音預平表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廣異記曰上元初豆盧榮為溫州別駕卒榮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榮出佐溫州公主隨在州數年寶應初臨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夢其父云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令狼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福州福州陷輕身走去卒如夢中所言令碑云兼州別駕當是代豆盧榮爾舊史云自溫長史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新史不載而公誌亦以為溫州有此不同部告無事遷真一作鎮于衛法成令脩治出張弛聲生勢長治出張弛言治道達變也禮記曰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長丁丈切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媢妬也莫報切舊音墨誣以過犯御史劾劾一作非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時楊炎坐元載累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聞其名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為相唐史有傳還王于衡以直前謾謾誣也莫干切左傳曰正曲為直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律云諸獄結正之日徒已上呼因家屬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坦施自得之意即就也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良以武岡叛戍一作成衆萬人歛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

南舊史云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国良戍武岡賴其富即劾以死国良恐據縣反歛四州兵討之再歲不能下[illegible]將国良王姓武岡郡州縣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著畏乞降狐疑進退風俗通曰里語稱狐欲度河無如尾何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火故切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一作遣還會梁崇義反山南東道節度使按舊史建中二年王遂不敢辭以還外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淮西節度使時建中三年

也十月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江西道領
岳鄂沔蘄安黃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
裒聚也薄侯切兵大選江州群能者職言選江州材能各任武勇之士
之以職事也江謂潁江之州江西道八州也一云江當作洪舊史伊忻傳云皐始至鍾陵大集
將吏得忻壯之鍾陵洪州也若言江州則八州具舉豈獨洪哉著音首略切王親教
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本傳云團力秦兵法搏與團同徒官切勾卒羸
越即越王勾踐所制杜預云言勾伍相着也出左傳哀十七年曹誅伍甲甲舊音比
必利切▇按周礼族師之所掌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曹王方選江州鄉兵
教之則以甲當讀為伍比之比蓋伍甲之中有犯令者則必曹誅之蓋兵法尚嚴故也集韻比
或作俾言毗至切與上同音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艦大舡也言檣

遻遇也五故切睘鋒蔡山踣之通典曰蔡山在蘄州廣濟縣出大龜尚書九江

納錫大龜曷兴睘一畢盡戀也言速使切踣僵也音蒲墨切左傳曰晉人踣之剗蘄之

黃梅大蘄長平剗刻也音一圓切黃梅縣屬蘄州有黃梅山因以為名蘄柔之

也音忍九切長平亦地名鏺廣濟撳蘄春撳蘄水鏺鐮也兴末切音活

切說文曰兩刃木柄可以刈草撳軒也許言切廣濟蘄春蘄水三縣皆屬蘄州撳一張撳按字

書無撳字擊也音瞥撳掇黃岡掇拾也都活切黃岡名屬黃州州理此縣筴

漢陽行跐汊川筴著也古業切又音甲跐路也音將此切筴猶禮記羹之有茉

音用筴跐猶莊子秋水篇北黃泉漢陽汊川二縣屬沔州州理漢陽汊音叉辦謎云退之性不

喜書常云九爲文詞宜署識字如曹成王碑用剜鏤鋒撳撳撳筴跐等皆奇字是也還大

膊蘄水界中膊破也頓洛切見溪堂詩披安三縣誅其州蘄

僞刺史標光之北山披裂也舊音普糜切安州之三縣也僞刺史希烈所置安州刺史王嘉祥梟其首於光州之北山也標音匹搖切豬隨光化豬大食也音池盍切按唐書地理志及通典隋州爲漢東郡治隋縣又有光化縣九域志云本隋郡熙寧元年廢光化縣爲鎭入隋以爲今之光化軍非也今之光化軍即襄州穀城縣之徐城鎭也事見歐陽集古錄梏其州十抽一推補註抽引也推擊也救兵州東北屬鄉梏手械也音姑沃切推擊也音直追切言拘籍三州之人十戶抽一爲兵以待推擊又留救兵分屬三州各屯於其州之東北以爲扞蔽使賊不得南向也史記秦紀王翦攻閼與橑陽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取軍還開軍壘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一有之字民補註蘄春黃梅廣濟蘄水蘄縣黃岡黃州縣漢陽汊川本沔州二縣武德四年以縣置沔州其後廢

置不常皐其時汾未廢汶水滅流光化隋州蜀鄉亦隨州也舊史云下州四縣十七而此云五州十九縣者又取汾及漢陽汶川二縣故也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政戶部再援節臨荊及襄眞食三百食邑三百尹也舊史云正元初拜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江漢得皐爲固希烈既平吳少誠猶陳仙奇上以襄鄧要阸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隨隸焉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亳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土咋犬聲也音側革切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常平物估賊斂貴出民用

有經一吏民使令一云吏一執民便利家聽户視無究無
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
傳爲法任馬㪅伊愼王鍔將絶句音息亮切王佾能盡
其力言善任之俱得其死力也補註皐在洪州補將校伊謹李伯潛劉旻爲大將擢王鍔爲中軍以馬㪅許孟容爲賓佐上所謂群能著職也既薨贈右僕射舊史云正
元八年三月㬥卒于位年六十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贈太子
太師道古中進士第歷司門郎刺利唐隨睦召
爲汲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政
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黄提其師以伐蔡且行且
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黄寄惠未亡今余

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邑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矣（一無矣）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請銘（一作其）辭曰

太支十三書於弟季（太宗十四子其支子十三晉王明最爲少）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明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世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左傳臧哀伯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章謂章服也畯與雋同）蘇枯弱彊齦其姦

偈餟醊也口衩切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親言復觀察江西觀其舊職也蹶蹶陛陛實取一作其實似蹶蹶趍兒如衛切陛陛者言道古之纂其父爵猶歷階而升也陛與升同裳裳者華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息國夫人何氏墓誌銘

唐外命婦之制文武官一品及国公母妻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補注欒無傳曰乞銘於其嗣韓愈則河南人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户部尚書

夔夫人遂尊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二女夫人教養一作一女又撫教字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厚薄一作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間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胄一作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敬以和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傅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一作子)外事治不爲易施于其家難於(一作其難)
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
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勲姚姚
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
在河之陽遥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洪注王介甫云退之書爲銘如王適張徹尤奇)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
舉選(絶句)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而名節可以戾
契致(上練結切下苦結切)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

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生初即位補注謂憲宗也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趍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詞太直見黜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名惟簡李寶臣子時爲金吾衛大將軍卷有墓誌銘年少喜士可撼乃踏一作路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言從史驕橫聲勢張甚也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

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爬搔也蒲巴切）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閿縣名屬虢州本作閺亡云切）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訐顧不可強起（強其兩切）不即薦明年九月病輿歸京師其月某日卒（公為比部郎中在元和八年三月其明年九月即元和九年也）年四十四月一（作十月）某日葬京城西南長

安縣界中曾祖奕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蕳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阿衡謂伊尹太師謂周公）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李習之集云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練氣保形之術登廬山号華陽居士每嗽發則為文達意其高邈駸駸乎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略自謂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官者如糞溲與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勃潛之河南獨孤助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從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弔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許貞元十五年某遇玄覽於蘇州出其詞示某謂孟東野曰我識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予稹而不應某以為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朔嚴忌皆不及也達奚撫為楚州

起攝軒貽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䘚於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某家而歸盧山不到卒江西其子皆王適使傭吉某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葬於襄州之野而復遇適適又死適之妻使勉來告某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又死狗兒尚童某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焉

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悴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九子君一作九君子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委羽切女老稱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時重明經科故紿言以動之且選言將就吏部銓選也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

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
人寬大之人也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通典曰凡吏部銓選上於三省三省既審然後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視
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軸果信不疑
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
夭死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他頂切其季始十歲

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
不利走趍祇繫其逢不繫巧愚言既有其器當俟於時用捨非

（由於人也）一介諧其貞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盧氏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家婦（莊武公馬燧燧二子長曰彙娶鄭氏集有行狀次曰暢娶盧氏今言家婦誤也）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西平王者燧之子暢）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重繼序之不易（以功）敢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季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莫

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媪御皆喜（媪老稱也烏老切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媪）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顔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教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大雅既醉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以類毛萇云類善也）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

乃公言然（顏師古曰乃汝也方言曰秦晉齊楚之閒謂父曰翁）吾宜銘銘

曰

陰幽坤從惟德之恒（胡登切常也）出爲辯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父毋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于尊卑長我（一作我之）侍側及嗣内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一作不失）歸有室有丘合葬有銘壺壽是收（六彝兩壺皆樽宗廟祼獻之器見周禮春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補注）李虛中正元十年進士有命書行於世武元衡出劍南奏爲察推今武侯

祠碑陰題名 虛中在蜀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拔世父惲（音韞）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上息亮切下于況切）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義（一作美非）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有命）

書拾局二卷傳於今進士及第正元十年也試書判入等通典曰初吏部選士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如取州縣按牘疑義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補秘書正字毋喪去官卒
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
陸運事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
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劒南奏奪為觀察
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
宜用外府即詔為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還

殿中侍御史唐志東都留臺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三人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殿中監察主留臺而已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疽癰也千余切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也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常為鄭之滎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掾兩使經七年絕句不去

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黄金服之則臭其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左人君夢中所見左側人也大還丹名）今三年矣（一有君字）既殁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漢楊王孫曰鬼之爲言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德親戚無一退言（石本）

衍間言子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彪其幼曰還

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贏一作嗇其躬以尚其後人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廿八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九

墓誌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

墓誌銘

唐史有傳【補注】恭惠董晉也新史溪附晉傳後爲糧料使時坐盜軍貲流封州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發之誌第云死湘中諱之也權德輿傳太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　宰相世系曰董氏出自姬姓黃帝裔孫有飂叔安者生董父舜賜之姓董氏裔孫辛有其子孫分適晉有董狐裔孫賢項羽封爲翟王都高奴子子孫孫遂居隴西漢江都相仲舒以子之孫自賁川徙隴西裔孫徙河東仁玫生大禮大禮生伯良新浦主簿伯良生晉字混成相德宗封

隴西恭惠公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況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号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曲禮夫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綱維鋤削荒纇（一作頹）納之大和而已（纇絲節也盧對切）其襄篋細碎無所遺瀕繄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蔭差太師（言年齒差次也）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

其子楊凝孟放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為太師甚兒始以秘書郎選一作遷叅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為司錄叅軍與頡一府政以能拜一有尚書字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王承宗據恒州以叛國子趙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顯一作因徹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從封州死湘中年若干本傳云坐盜軍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按公送陸暢歸江南詩

曰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效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潰則溪亦權葬長沙矣明年立皇太子元和七年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爲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九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叀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次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生事喪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中舍人與

其季弟㶏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

曰

物以獘或以轢毀轢車所踐也郎狄切轢毀謂人之不得其死也考

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

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補註孟郊新舊史皆附公傳後新傳云湖州武康人故誌云二季鄭郢皆在江南郊登科以正元十二年而死以元和九年第進士時年四十六東野在唐以詩名唐人謂孟詩韓筆故公志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乙亥貞曜先生孟

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一作泣）哭且召張籍會哭（禮聞朋友之喪則爲位以哭之公時爲考功郎）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書在第十九卷）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宗師時以太子舍人持服居東都）告葬期徵銘於愈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賻助也所以贈終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將遇切）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方九切）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崑山縣屬蘇州）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

先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蹇澀而採是

一作端序有法而愈蹇澀而採之非是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

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物迎縷解鉤章棘句

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言郊工於五言萬物皆備故毁

刻也劌姑衛切鉥食律切說文曰劌刈傷也鉥綦鍼也吳都賦曰吳鉤越棘注云鉤劒也棘戟也辨證云掐擢也音謟一作稻從木誤矣按此大率謂郊多窮苦之辭亦一本傳亦云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惟李觀以謂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東坡有讀孟郊詩二篇云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越竟日嚼空螯要當鬭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蓋欲其窮

苦之辭如此又一詩云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飢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詩從肺腑出出輒
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煑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舞不憂踏
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腳浣白紵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
旅蓋東坡以才勝人說郊為不足至於佳句復表而出之亦韓之意也唯其大翫
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芣苢詩采采芣
苢薄言掇之注云掇拾也郤浩切劫劫不足之意有以後時開一作闓先
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二人為擠郊兩
預薦書不第雖已後時其猶足恤邪言當於老以進士舉也其後三獻孟先生詩論之詳矣與
音預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
士試既得即去時貞元十二年也按青箱雜記云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

汝刀劒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羞將淚見花其後及第詩曰昔日齷齪不勝嗟今朝曠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大九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郊一器宇不宏偶下第則其情隕穫如傷刀劒以至下淚泊後登科則其志充溢若無所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也後郊授漂陽尉竟死焉登第在正元十二年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漂陽尉迎侍漂上唐史漂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徃水旁裴佪賦詩而書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分其半俸王子思詩話云史稱郊為詩有理致最為韓愈所稱然思奇遊宜其坐廢書務也郊少隱嵩高山使不遇愈高蹈遯世將終身焉郊之於官可責其廢事哉漂陽縣屬宣州有漂水音栗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餘慶賢郊拜及其母也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

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摯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即元和九年也閿鄉縣屬虢州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轝歸䣊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小說載退之贈賈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前輩云世俗無知者所託非退之語也以餘財付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下孟切有載不從一作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

執（曲禮曰見父之執注云父同志也）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於音烏戲虛宜切歎辭也）維出不訾維持不猗（一云維執不猗惟出不訾【補注】出不貲班史讀訾與貲同若曰不訾貧也猗節南山有實其猗注謂之猗若曰不猗則言其中立不倚也）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訾毀也將支切猗倚也於宜切言有不訾不猗之德不獲施用所以卒窮於詩也東坡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邪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詩以荅之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飢昌詩如膏面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胡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吾不敢）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唐史有傳新傳及字至之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齊抗皆師事之郁傳所書與志同憲宗嘗歎德輿有郁之佳婿詔宰相高選士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憲宗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此則志所無傳又云子庠字賢府而志云天官豈天官庠之小字耶舊史公傳云大曆正元間獨孤及梁肅為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然及之死在大曆十二年公時始十歲尚及與之周旋耶蓋謂從其徒梁肅游也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宰相世系曰獨孤氏出自劉氏後漢世祖生沛獻王輔五世孫度遼將軍進伯擊匈奴兵敗被執囚之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為谷蠡王號獨孤部尸利六世孫羅辰從後魏孝文從洛陽為河南人初以其部為氏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弟二子唐傳云及字至之天寶末

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仕終常州刺史卒年五十三謚曰憲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舊史大曆正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家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君生之年憲公歿世按崔祐甫祭憲公之文即大曆十二年也與其兄門畜於伯父氏伯父諱汜李翺集有汜用誨墓誌云即字用誨常州刺史贈太子太保憲公之長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論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歿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

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得試校書郎
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疏請令觀察使
充本道鹽鐵使揚監之任悉歸州縣罷去管榷
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御史中丞傷
以免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事皆不行君
子壯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興元府
倉曹參軍三年復召為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
錄遷殿中尋加史館修撰入省為都官員外郎
修史如前出刺部州復入虞部左司二員外得
郎中數月遷權知諫議大夫敬宗御丹鳳門大
放改元宦官毆傷鄠縣令崔發於雜笄下公疏
請取其首為者毆之以正法寶曆元年改御史
中丞致中王元植聚詔州司馬公面陳其亟不
得請九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初即位
遷公工部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
都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公疽發於背不克
入謝病二旬九月壬子以疾卒年五十三天子
為之廢朝贈右散騎常侍有子孟嘗生九歲矣
夫人京兆韋氏給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
卒十月壬午其姪庠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

安甘泉鄉先公墓次以十月己酉銘曰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以相差其幾短不足傷長不足恃要歸其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中止喪車東去訃胥山趾室有妻喪除有稚子令名不忘昌其有已

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論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德輿有墓銘在本卷掌出誥文望臨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初權為禮部侍郎郁以書上之云郁以母舊遠獲謁叙故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際誉意甚露郁瑣瑣欝堙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若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熱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若亦不多遠也珠璣生於磔石之中童子弄之亦已驚矣一有不驚者則必自與磔石者亦不多遠也鏌邪卧於鉛鋌之中下工靚之固亦知矣

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鈆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嫱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昭即分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宿瘤亦不遠也苟與乎擁膇礫石鈆鈍宿瘤輩果殊異則不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治有識者之日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爲擁膇礫石鈆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遂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子之道何光子之所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部也子且有府天之才而隱植之有照秉之珠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撓之有傾都之豔而深惟之雖使離妻左執光而右扶皆追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絳示良使識者覩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才也不實也不姝也不利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才也必實也必姝也必利也雖小示其光絳幹良於一人驚若亦已多矣所以不驚若是四事果不足異於凡出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亟況悠悠者與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滅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

於許言者言之令之後學者或寔曰宀後來為
所繇哉此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宦長者所
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違病在不能公泛或能公
而不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數無不至也其
閒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美此其所以為公
也解有知其善而風哉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
所以為公不能甚方致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
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
嘗肯辯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憲與之謨者不與
我符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學為不辱遂
相與擇捷趍邪紛客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
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
美此實今之選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
而名之驅而正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
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
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
兼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閒無
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
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則今者安盡聞
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

我事也又孰為搢孔子之聖如此其大呼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進亦如是後之諍者亦如是等不拘搢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下幾乎息美郁不肖辱承大賢心深矣排反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擢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選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時貞元十三年也

授協律郎一云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守署君為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一作友益附一有益字華閒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姓吐突名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亮息切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杜牧作岐陽公主墓

(識文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晉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可求獨孤之比後丞相吉甫以杜琮告国史補曰獨孤郁歷掌內外綸誥有美名憲宗嘆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君一作)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即閑居于鄠十年正月病遂殆(危也)甲午輿歸卒於其家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曰死次曰天官始十歲有至行(一作性)聞呼父官與閭里客至輒號泣以絶(本傳云子摩字賢府後舉進士仕至)

(尚書左丞天官吏名韓)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皋之承孫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偘慶配良是似公(一作)是宜四月巳酉其兄右拾遺丸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窆之下棺也陂驗切)謂愈曰子知吾弟之敢屬以銘銘曰

於乎古風褋順而裏方(褋表也說文曰黼領謂之襮襮音伯各切)不燿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命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羸長也再不羸謂郁與其父及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涇州爲安定郡）諱孝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揆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封瑱也孝友卒葬此誌不書其年月日以祭文考之則元和十年也孝友與公皆同年進士第）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絕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絕句）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爲禮發書去其末有複語千萬求訣八字（復重也訣音古穴切別賦訣九原兮永辭注訣別永長也）名日月與封皆孝權迹

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其上世有暠者當宇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謚法危身奉上曰忠至孝權閒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蓋尚小毋曰太原縣君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栢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爲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爲判官拜監察

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以司東臺轉殿中

按皇甫氏子毋病不待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

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取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

媪何疾銜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還留司虞

部員外郎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

嶷嶷有立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

可尚也已是為銘 銘亡

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統軍劉公誌銘

唐史有傳始昌裔代試為節度使也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悉苦可召也遂以韓皐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

痛風眩仆前歲中卒與此誌小異誌其爲之諱邪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宰相世系曰劉氏出自祁姓帝堯陶唐氏子孫生子有文在其手曰劉累因以爲名後以爲氏至漢高祖封其母弟交爲楚王王彭城子孫家焉号彭城劉氏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一有公字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直用切遲不戲恂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

舡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楊琳本傳作楊惠琳云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商州佐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湖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擿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曲環傳云建中二年環爲邠隴行營節度使表昌裔爲判官李納李正已之子時舉兵與環爭濮州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濮州屬淄青寧陵襄邑二縣屬宋州李希烈之陷汴也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擒其大將翟崇暉希烈平改節度陳許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唐誌陳許節度使治許州賜号忠武軍以前後

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

吳少誠秉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本傳作說音始銳切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檢一作擒誅拔將爲抗拒

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曲環之卒淮西吳少誠以蔡拒命引兵薄城涗欲遁去昌裔力止之助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誅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

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

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一有步字十餘

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

舍音舍望公全義傳云德宗以全義爲淮西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上官涗副之諸鎮

共皆屬全義全義無定方略号令丞稟啟一作監軍既戰廣利城師潰退入陳望怨也故

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説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説爲節度使本傳云況卒軍中牙將昌裔有詔代節度命界上吏不得犯蔡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九域志曰許州穎昌府南至本府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蔡州一百二十里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呵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溱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没邑屋流殺居人拜跪

請去職即罷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旦一作）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撿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日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中弔其家明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

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使（一作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爽讀作霜慶讀作卿借韻古詩多如此事見筆談）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馬瑨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施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中行字大受正元九年進士至是為尚書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闡成宗（絕句）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

足自貴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為

黃金可餌以不死（爊煉也盧谷切）今於若丐我我即去

（補註此公惟陳言之務去其造語類如此）遂踰嶺阨出（一本南出）藥貴不

可得以干容帥（容管經略使嶺南五府之一也）帥且曰若能從

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効曰方

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

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

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

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安南都護馬摠）使謂君曰

藥（一無藥字）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

無萬一兾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景徽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伊闕縣伊鄉髙都村祔先塋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中號名人而與余善故請爲（爲一無爲字）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借韻班孟堅賦苟無實其孰信亦音新太）要無有（要求亦伊消切）弊精神以棄餘貿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詒（詒許一作）來世述墓文（賈音古文市也說）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補註張君行十一士其字正元二年進士其曰三人同被讒正元十九年冬出二十一年以順宗赦公從江陵法曹張其功曹故公與張丸以詩酬酢者十三

韋公既誌其墓又爲文祭之公之篤於朋舊如此公時以元和十二年爲裴度行軍司馬李方叔正元五年進士其姓名見於公集者止此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瀛州爲河間郡世系曰河間張氏漢河間景王耳之後世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詢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正元二年也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方叔貞元五年進士俱爲縣令南方二年署時與郴州臨武令逢恩俱

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通典曰司錄本錄事參軍之職掌摠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且且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閒語閒居莧切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幹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去京師謁歸用前能拜三原令三原縣屬京兆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一無議棘二字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

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事君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之往比學鄉飲酒畟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下一作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一本歲徵縣六千七唐百官志錄六兩爲七火府監錢涂令所掌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蚕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及灃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

代罷觀察使使劾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閒竟閉門死年六十（以徐文考之張署以元和十二年卒）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坂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者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遠以不久生惟其頡頏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補注父寶臣見藩鎮傳寶臣三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死軍中推惟岳爲留後德宗不許遂與田悅李正已謀拒命於是張孝忠朱滔討之傳首京師初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百人奉母奔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奉將赴難謀於鄭曰尔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女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

初姓張氏肅宗時擧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疋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曰寶臣立其軍号曰（一無曰字）成德由是姓李氏也（唐傳云李寶臣字爲輔本范陽內屬奚范陽將張鎖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後事安祿山思明位至恒州刺史及思明死挈六州以獻肅宗即拜爲節度使名其軍曰成德賜姓及名遂有六州地雄冠山東後進封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太傅堯公兄弟讓嗣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有功遷太子諭

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黒失道識焦中人

聲焦姓中人官者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盩厔音周至縣屬京兆上

曰御有毋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録

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才用切功臣圖其形御閣

而以神威將軍為一作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

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

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户部尚書金吾大將軍

有長上一作尚萬國俊者以軍埶奪與平人地吏

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

為人公平廉能直吾屈即責縣牒來見公發視

立秋國俊發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嘆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一作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鉊鉏斸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鎛音博鋤類鎒也鉊山鑒切大鎌也鉏牀魚切或作鋤斸陟玉切斫也）丁壯愈（一作與）勵歲增田數千萬畝連八歲五種

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舡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絶三秦記曰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顔李邠寧節度使尚書釗補注釗郭釗尚父孫惟簡爲金吾及鄜度鳳翔王適皆爲之伏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音顊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許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詔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

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壺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元本且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僕射以孤童（一有）孖因羈京師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一作視）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爲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

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孝烈孝由忠立

爵名隨之銘此玄石惟昧之詒

少府監胡公墓神道碑牛僧孺作墓誌陳鴻作諡文張籍作行狀補注胡珦謚良公此碑元和十四年作歐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啟云良公者韓之門人張籍妻公也碑云珦子逞迺巡遇述迁造而舊本無巡流俗所傳本又云遇或為巡者皆非也當以碑為正焉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香亮切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七月石本云明年八月十四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石本有迺字下云七子則此本脫也遹

述遷造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處（一無處字）文行治（石本云出行治）族歷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音奏）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自安定（涇州為安定郡）後從清河（石本無下清河字）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才徵為麟臺正字（武后天授初改秘書省為麟臺一曰麟閣正字掌刊正文字其官員輕重與校書郎同）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晉州為平陽郡）贈灃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

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石本作出）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富平縣屬京兆府）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餽餉也音求位切本作饋）給渭橋以東軍（謂李晟也見晟傳）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覈考羣吏多坐贓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齟齬不相值也上在呂切下偶舉切）忤權貴除獻陵令（高祖陵也）居陵下七年市買田宅務種樹爲業以（石本無以字）自給教

授弟子石本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
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奉先縣屬京兆以治辦辦一作辯遷
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
公至則命築宫造祭器率博士生徒石本徒字無講
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嘆息遷舒州刺史
州歲大熟麦一莖數穂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
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公事犯尚書李巽巽時
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宰相石本作丞相由是退
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
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言公雖老其力

之所及尚能祗勤而行之以事共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

中尚前漢志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名曰禁錢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通典曰隋置監唐因之掌五尚中尚者周官為王府秦置尚方令大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三尚中尚掌供內營造雜作明年以

病石本無病字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

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

堅悍不表事可傳載可為石本作謂成德銘曰

据据胡公既果以方技藝射科每發如逕逕音走

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唐制進士先薦舉而後就試不降色辭無求於人也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

餽運石本作軍遭讒府介府介謂觀察副使也去居陵下爲吏

爲隱老聃爲周柱史人號爲吏隱王康琚詩曰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坊舒之政于茲有歎守官駕部名外石本作昇

巳屈蹐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

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彼石本作公辨證去古人作文用字之法可見於此後人無忝嗣慶音如羌見

劉昌裔墓誌

故相權公墓誌銘

唐史有傳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

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宰相世系曰權氏出自子姓商武丁之裔孫封於權其地荊州當陽縣權城是也楚武王滅權遷於那處其孫因以爲氏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秦州爲天水郡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晉書載記苻洪傳曰苻音蒲氏姓始其家池中蒲生五丈五節如竹形或謂蒲家因以爲氏至其孫堅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遂改姓苻氏其翼字子良爲前秦右僕射封安丘敬公止堅伐晉[illegible]翼洛陽人與太原薛讚俱爲堅謀主德輿翼之十二世孫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倬有聲烈倬明也職略切與灼同上庸房州也平涼曾孫諱倕贈尚

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
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按宰相世系文誕生崇本崇本生無特無特生倫音垂春明退朝錄云唐相止贈一代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吏部尚書興元節度使自潤州改葬其父於東都亡祖之域其祖倕終右羽林軍因表納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請回贈祖一官記不許納官特贈倕尚書禮部郎中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諡
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就追謚貞
孝見實生公皐字士繇李華爲墓表事見唐文粹公在相位三年
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
尚書左僕射謚文公謚法曰道德博聞曰文公生三歲知
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

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本傳云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德宗聞其名召爲太常博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謂裴延齡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其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揚嗣復爲德輿文集序云公登朝爲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復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脩典冊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能敘官業分別流品申明勸誠議直温潤真王若之言公自纂録爲制集五十卷詫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爲之序德輿以書答憑見文粹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

禮部侍郎摭言曰俊秀等科舊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強通不受囑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命禮部侍郎專知舉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貢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元和四年閏月丁卯立鄧王寧為皇太子以德輿為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長丁丈切時天子以為為音干僞切下為之不御為上言為吾行皆同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九月丙寅日拜相八年正月辛未罷公既辭謝不許其所

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務主已已上數事皆太平宰相之體非應變排難之術也中於和節謂若和鸞之相應動不失節也左傳臧哀伯之言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章之以臨照百官中音丁仲切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

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外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因頔子敏請梁正言家奴支解之事見頔傳親戚莫敢過門顧省者在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于頔之罪既貫其不竟貰貸也言貸其死罪而不窮竟也貰音始制切宜因賜覺語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闕復又云貞元中舉

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七人及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人讎爲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非精識洞鑒其詞而知其人何以臻此因話錄權文公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生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自始學至疾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一作親薄書未嘗問其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常相代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音求於切[illegible]子璩擢進士歷監察御史璩相李宗閔其父門生薦爲中舍時李訓挾寵以易傳士在侍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乱国不宜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出爲閩中刺史從鄭州誅訓時人多璩明禍福大仵能世其家

播氏世有其人宜哉纍然服喪有請禮記曰喪容纍纍注云羸憊貌乃作

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一作次非無不存滅楚從秦嬴劉之間

甘泉始侯以及安一作商非丘祗訶浮屠皇極之扶符堅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此誕訶浮圖世

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途已稅

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遺厥後是生

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

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

為之人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纂碑以求厥垂

平淮西碑 并序　奉　勑撰

唐史裴度伐蔡以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爲平淮西碑[illegible]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公以太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仍詔撰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鼎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斷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事見舊史公傳[illegible]則書吳元濟傳中并載其碑文而羅隱乃爲石烈士說石孝忠昔事李愬爲前驅蔡平天子詔韓刑部撰平蔡碑將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熱視怒推其碑僅傾者再三吏執下獄孝

忠度孟死無以明愬功因以枷尾拉殺一史事聞天子怒詔械送闕下上面詰之孝忠曰臣事愬久平蔡之日實在軍前且吳秀琳蔡衰賊出而愬降之李祐蔡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丞相猶未知今紀功盡歸丞相而愬第與諸將等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死以見陛下臣死不恨請就刑憲宗義而赦之命曰烈士因命段文昌爲之爲劉公嘉話又載此碑怨流汗成泥不十日而磨碑之使至嘉話頗涉怪而隱所書與史異其後命段文昌爲之則一世且史臣以任度爲辭雖美然憲宗能之至是功成則不能明反欲歸之愬其與高祖喻指蹤以明蕭相之功有間矣子以是知憲宗之不克終也文昌文見姚鉉文許與公作不待較而明矣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

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詩詁曰弭子厚謂韓退之平淮西碑猶有碑帽子僕若爲之便說用兵伐蔡事讖以謂此文入相輕也公言天之所以命唐唐之積累涵養之厚以致憲宗勃然中興此與大唐雅早麓下武絲詩之類同義觀其末章曰始讖伐蔡御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九此蔡功惟斷乃成宗元浮淺安能道得如此句觀平淮雅優劣自見高祖

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脊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牙其間言安史之亂始萌於此漢枚乘傳曰十圍之木始生如蘖顚師古曰言若蘖之生牙也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言安史既誅誅臣數將甚分布處列爲藩鎮此稂莠不薅也漢王符論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

者賊良民音郎酉轉音呼刀切詩須同以薅荼蓼注云薅除也相臣將臣文恬

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

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考圖籍之廣狹數貢賦之多寡嗚呼天

既全付予有家謂以四海為家也今傳次在予予不能

事事其何以見經甸切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

職明年平夏楊惠琳又明年平蜀劉闢又明年平江

東李錡又明年平澤潞劉從諫遂定易定張茂昭致魏

博貝衛澶相田弘正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

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

不許唐藩鎮傳曰李希烈叛其將吳少誠為盡力及希烈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

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以申光蔡等州節度元和四年死弟少陽代之九年死子元濟擅命此傳三姓四將也遂燒舞陽犯葉襄等城以動東都[illegible]去一無等字盖謂葉與襄城爾九域志曰葉襄城二縣屬汝州北至河南府登封縣一百一十里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外臣一作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庭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和胡卧切并音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言伐蔡之事惟一二大臣上同帝意也曰光顏李光顏曰某曰縣去者以見意

宗之英猷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郃曷閤切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烏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韓洪府以節度汴汝以卒萬二千洪墓誌作万三千屬而子公武一有集字往討之曰文通李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在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李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李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裴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本傳云憲宗以度為御史中丞王師討蔡遣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中丞為臺長故曰長御史長丁丈切命此六將同時而出故

曰各以兵進戰時元和九年也曰度惟汝予同遂相予以賞罰

用命不用命度以權紀末張王室弱常憤懼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滋信

民及疾愈詔無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連諸道兵謀拏不解

內有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蔡益急按唐年表元和十年六月癸卯武元衡

為盜賊殺乙丑度以御史中丞相賞罰所命比所謂廟堂制勝策之上者也曰弘汝

其以節度都統討軍時弘以節鎮汴雖稱都統止遣其子公武會伐蔡下

而弘不自躬行留屯以沮遏北寇故曰節度而又曰恐統以見其不肯汴鎮也故與下讓度其

往者異辭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

梁守謙宦者時為監軍時諸道兵悉中官監統自還進退度至郾城奏一切罷之俾得專制惟

留守謙故號令一戰氣倍曰度汝其往衣食讀去聲予士無飢

無寒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

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宰相李逢吉王涯達言餉億煩匱且休師惟度請身督戰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時元和十二年七月丙辰也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於是表馬揔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曰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憲宗之初相度也欲以震服淮蔡既而負固不悛諸將亦顧望養寇以自豐故復令督戰所以一篇之中見於命賁者三也曰御

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

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卒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謂李祐也）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毗志切）有功（此已上皆是度未至時所立之功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帥都統引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稱丞相度都統引者以見軍律設張將士用命非前日之比時引雖為都統然顏望不喜諸將有功方度之未出也遣愈乘遽先往諭遣以伐其謀引懼即日上道先度而往故愈有詩曰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方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司徒謂引丞相即度也）元濟盡并其衆迴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夜馳百

二十里按李愬傳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夜起師今言壬申傳誤也文城柵柵名也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唐史帝紀十月癸未克蔡州按宣室誌曰裴晉公往征吴元濟至境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之若曰雞未肥無肉也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之期其在巳酉乎後乎賊果以是日今言癸未日未詳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句緣切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于京師李翱卓異記曰憲宗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吴元濟淮西之亂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冊功引加

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加散騎常侍一作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劉談錄日晉公微時羇寓洛中嘗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來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東府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奏對憲宗問宰相度奏曰奸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洪蓋慮周傷一境六聞歸心効順乃欲生據一方若以節旌授之漸恐滋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平蕩妖孽乃命度爲淮西

節度使興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郾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誠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送平後入朝丘廊廟六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徒震耀古今泊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而以其副摠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拜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孫覺書論文謂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東坡謂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見陳師道詩話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肅代德順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

岳待此以戰国爲喻也言諸侯驕慢既廢朝覲之禮王室微弱亦無方岳之會見范甯春秋傳一百隸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王承宗李師道二鎮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文臣己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傷首賊意已死亡去纘命録云憲宗拜裴度爲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東平帥李師道包藏不軌畏朝廷忠臣有賊殺宰輔意密遣人由京師請安東門禁衛街候相国武元衡仍聞中傳聲大呼云往驛坊取中丞相裴其頭是時京師始重楊州氊帽前一日廣陵帥献公新樣者一枚公誑而服之將朝燭下既櫛乃取其盖張焉道馬出坊之東門賊擁至唱殺甚

厲賊遂揮刀中帽賊語公已喪元矣掠地求其墜頓甚賊乘王義還遂回蔽以身蔽公賊知公全再以刀擊義斷臂且死度賴帽子頂厚經刀處微傷如綫數寸旬日如平常因史補云王義即裴度之隷人也折刀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言在庭群臣懲艾前敗皆請罷兵柔惠以來之惟憲宗斷然不聽卜之於神并相裴度以極其誅也相息亮切下命相同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光顏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攻陵雲柵拔之窘窮也勝之一作遂之邵陵郾城來降

通典曰郾城縣屬蔡州漢舊縣也又有古邵陵城在今縣東即齊侯盟會所

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平聲讀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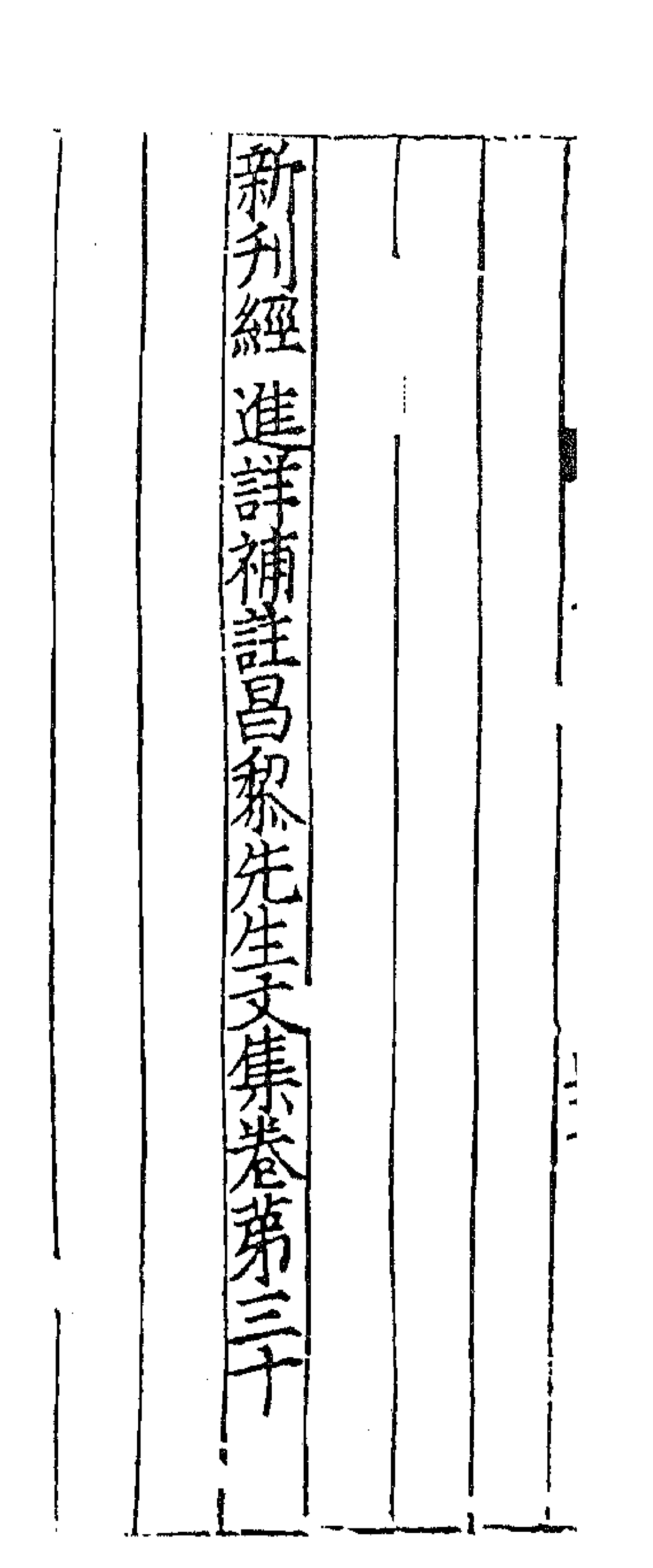
初帝怒諸將無功詔督戰斥金帛募死士諸將乃用命又詔起沒陀集騎濟師度爲彰義節度中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討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奮光顏每戰輒克故元濟悉衆以抗洄曲戰將李祐爲愬謀以精騎乘虛夜襲蔡禽元濟以獻

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

舡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綃布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戯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今旰而起左餐右粥（旰晚居案切 餐音千安切）爲之擇人以
收餘憊（謂以馬揔爲留後也）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
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吭咽也 寒剛切）凢叛有數（言不過數
人而巳）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
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
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九域志曰文昌平淮碑文今在蔡州州門前按劉禹錫嘉話云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竟鄰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裴晉公廢以爲宮殿醮之日霹靂大震韓公平淮西碑本用德政舊碑是日汗流成泣後旬日中使至令磨韓之作別刻豈偶然耶而韓之文獨取重後世〔夷堅志云〕陳珦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視事謁裴晉公讀淮西碑乃叚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郡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謂不述想功而專美裴度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珦怒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議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識者莫不嘉陳之識〔續錄〕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於邸舍壁間見一

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度磨之別自書撰故云耳按王荊公有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右將佐題名詩其略云退之道此尤俊偉當鑱玉牒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詩凡二十九韻韻窄而詞氣雄放不減公作其以公此碑類俳非也碑誠所謂編之詩書之冊而無愧矣



新刊經進詳補註呂東萊先生文集卷第三十